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五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

竹箭比

萑音桓草名菰也竹之小者曰箭

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

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

販也。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

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清中葉後，捐例大開，仕途猥雜，商賈負販亦得入貲為官，政治敗壞，半由於此。斯文

言之，故痛切。

總兵劉公清家傳

梅曾亮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

皆呼為劉青天。

清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傳至京，廷訊供言官偏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

劉青天一人，時劉公為南充縣知縣。

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

王三槐以教匪倡亂。

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為名，偽造經咒，惑眾飲財，以安徽劉松為首，其後授教傳徒，

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謀不軌，倡言劫運將至，發難於乾隆之五十八年，旋被捕獲，朝廷命所司窮緝，官吏奉行不善，株連甚

眾，於是奸民乘間煽惑，羣起為亂，起湖北之荊州宜昌，四川達州應之，後趨陝西，是為三省教匪之亂，閱七年始平。

時公以

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

南充屬四川順寧府，廣元屬保寧府。公

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為死。賊自為民時。知公名。戰人

莫為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仁宗廟號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

建昌道駐四川雅州府轄雅州甯遠府嘉定府眉州邛州打箭爐直隸廳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躋。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

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武考魏源聖記宜綿

任四川總督時以公得民心使詣賊首冉文傳諭降復編入王三槐徐天德羅其清各寨於是王三槐隨公至大營宜綿厚犒之使

回巢諭衆然三槐實詭規虛實無降意釋歸復叛至嘉慶三年經略大臣勒保以師久無功屢奉嚴旨譴責乃思復用舊策以貢生

劉星渠曾隨公至賊寨遣往說三槐三槐故狡諂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乃留星渠為質而自詣大營勒保遂以生擒入奏得封一

等威勤公。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

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賊匪

飄忽無定所至焚掠村鎮脅迫良民故雖痛勦而勢不稍減嘉慶四年詔各督撫轉飭各州縣力行堅壁清野之策山地則扼險結

寨平地則掘壕築堡以堵為勦使賊無可奔突此堅壁也牛馬牲畜資財悉聚於堡寨之內因險為守使賊無從掠食此清野也自
此策行而賊勢衰矣時經略大臣為忠毅公額勒登保

上命經略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為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青

天者以為句有蜀民何幸見青天之句用王三槐供中語也由

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蔣湘南劉

青天傳授山西按察使升布政使以巡撫事逆欽差大臣意大臣旋署巡撫以臨晉事勅公降為員外郎按是時臨晉縣有假裝銀

鞘一葉奉旨查辦巡撫初彭齡詢公公稱如要參奏可否將錢文甄塊情節刪去否則恐奉嚴旨便難辦理等語初彭齡據以入奏

仁宗諭劉清袒護屬員意圖消弭着交部嚴加議處見東華錄嘉慶十四年十月上諭轉山東鹽運使時嘉

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均屬山東公自請

從戎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眾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以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為首嘉慶十八年秋仁宗

幸木蘭林清與其黨謀襲京師事敗被誅李文成據滑號召山東直隸諸賊而各督撫皆按兵不敢發山東巡撫同興尤懦怯公力

爭三日始從之。即以公將兵。公身先士卒。衝鋒所向。輒披靡。而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遙為策應。

以官兵五百。敗

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保扈家集。於

曹縣樹土牆。荊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

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

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

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

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韞。

音攝。射決也。俗稱搬指。

大小荷包。至是遂授

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

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

公性坦率。厭苛禮。既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乃自奏請改武

職。故授總兵。

今上即位二年。

即宣宗道光二年。

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

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

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

岳公字東

美。四川成都人。聖祖康熙時。以從征平西藏功。授四川提督。世宗雍正時。以平青海功。命兼陝甘提督。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高宗乾隆時。以平金川功。賜號威信。卒謚襄勤。楊公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調赴臺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仁宗嘉慶時。教匪為亂。公屢破之。擢甘肅提督。宣宗道光時。以平逆回張格爾功。授陝甘提督。卒謚忠武。按李元度先正事略云。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鼎。楊公遇春數人。不知此文何以祇稱岳楊二公。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

婦者曰我婢我婢。

刺骨之言。如聆清夜鐘聲。如受當頭棒喝。宋儒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意此婢竟明其義。

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

吾復為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

兩泣字形容妾之感悔。婢之誠懇如聞其聲。

竟謝媒。

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

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楊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乾隆

朝官至漕運總督。著有四如堂文集。極短篇幅中。亦有段落。步驟井然。於此可悟作文之法。至用筆峭潔。則固千人共見也。

師說

湯鵬

韓愈曰。弟子不必賢於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德業有

專攻。

以上韓昌黎師說中語。昌黎謂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

說以。今也不然。其先生曰。如是焉。則是不如是焉。則非。而弟子退

然服矣。

是備於師之意氣。

其弟子曰。如是焉。未必是不如是焉。未必非。而

先生拂然怒矣。

是師之意氣用事。

推弟子之所以退然服者。若曰：吾先生

也。迹之也。

先生有是無非。

推先生之所以拂然怒者。若曰：吾弟子也。亦迹

之也。

弟子有非無是。師弟之形迹。而是非於以不論也。

先生以迹教弟子。弟子以

迹事先生。是以先生無不智。弟子無不愚。先生無不賢。弟子無不

否也。而豈理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

書泰誓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長之云者。非曰莫予違也。

論語子路篇。孔子對定公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則夫教之云者。

亦非曰莫已若也。

言君師一理。君當虛己求學。受諫。師亦當虛己求學。

萬事萬物之理。人與己

交備焉。則人與己交盡焉。彼未必盡昧。而此未必盡明也。彼未必

盡離。而此未必盡合也。故古之學者。其自視常若有不足。而於人

不敢有所輕。

驕則自滿。謙則受益。曾子稱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孔子稱孔文子不恥下問。

所以為文可見聖賢之於學無自尊以卑人者師弟之間湛然相與無迹之見而一出之

以學問之意借端起例以發其情如是可窮推此測彼以伸其類

如是可觸類旁通反覆辨論以衷其是如是能析疑解惑參伍錯綜以盡其藏如是

能發微扶隱其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蓋如是其不苟也孔子曰起

予者商也論語八佾篇孔子弟子姓卜字子夏起予言能起發吾之志意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論語先進篇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助我即如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孟子曰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孟子答曹交之辭見告子上篇夫曰起曰助曰有餘師云者其謂教與學

相益也非以相勝也相導也非以相難也禮學記篇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故曲而盡簡

而平今之人萬萬不及孔孟而其意氣其梗概乃反過之君子譏

焉曰此其為師意氣焉已耳梗概焉已耳意氣梗概之師烏可以

教天下哉。

篇末提出意氣梗概四字以警世之居師位而妄自尊大者。今世學校中禁點之生徒恒舉僻典奇字以難教

師不能對則譁然以為是人無學不足師。又教師因講解不經意偶有謬誤迨生徒詰問則強辭奪理以求必勝或竟遷怒焉以為不如是師威替矣。讀此文其可豁然憬悟乎。

韓信論

管同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高帝自謂不如韓信。然其兩奪信軍。

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趙壁。奪信軍一也。又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徙封楚王。二也。若取物於嬰兒。

無所用力。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吾竊疑信之將兵。

抑猶有所未善也。

文開下

古之為將者。退軍休舍。堅壁壘。

防敵兵來襲。

謹

斥堠。

土堡曰堠。用以瞭望。

嚴烽燧。

寇警則舉火為號曰烽燧。

多間諜。

用以偵探敵情。

無事之時。常

如敵至。故曰。名將之兵。堅如山嶽。言防禦之嚴。凜然不可犯也。方

信與張耳將數萬之衆。軍於修武。

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

漢王自稱漢使。晨

馳入壁。即信卧内奪其軍。信猶未起。及信起。乃始知漢王來而大

驚噫。信之將兵。其疏乃至。於是與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今陝西

咸陽縣西南。文帝勞軍不能入。文帝六年。匈奴入寇。詔將軍周亞夫次

文帝勞軍至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及彀。弩弓持滿。先驅至。不得

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於是

上乃使使持節詔之。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馳驅。於是上乃按轡徐行。引亞夫之嚴密。以形信之

略。其至霸上。府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北。棘門。則直馳入壁。將以

下騎送迎。帝歎謂亞夫真將軍。而謂兩軍為兒戲。可襲而虜。若信

之軍。其不幾於兒戲矣乎。當是時。信獨破趙服燕。楚方圍漢於滎

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而齊之七十餘城。抑猶未下。間有智略之士。設

詭譎之謀。用其詐。而乘吾疏。輕兵襲於軍門。刺客入於帷幄。信且

高卧。未起。嘗然以其應漢王者。應之。豈不危哉。責備信處。細思之。實有危險萬狀。非

應空立論，苛以繩人者。

吾故曰：信之將兵，有所未善。

應上文東佳。

嗟乎！自古英雄

之士，才略不可窮。蓋有值其時，幸而成功，有不值其時，不幸而終

無濟者矣。

以感慨成功之幸，不幸，引起武侯事。

吾觀武侯之將兵，其慎也加於韓信。

武侯一身小心謹慎而已。

韓信之將兵，其疏也不及武侯。然而信所值者，魏豹

夏說龍且，陳餘。

魏王豹畔，漢信擊破之，虜豹送榮陽。

夏說代相，龍且，楚將，信擊齊，楚使且救之，為信。

所殺，陳餘代王，兵敗於信，為信所斬。

率皆淺細迂拘之士，故雖行軍防禦，如是之

疏而卒無人焉，攻其瑕而蹈其隙。

是信之幸，而成功。

惟其伐趙也，乘勝而

去國遠鬪，以出於絕險之井陘。時則李左車者，教陳餘以奇兵，絕

其輜重，深溝堅壁，不戰以挫其鋒，使餘聽其計，則信成禽矣。而餘

也，棄而不用，使信有成功。

又是信之幸，而成功。

武侯所值者，司馬仲達。

仲達司馬。

懿字懿多智，善治兵，足與武。

侯相敵，武侯六出祁山，於魏延異道而終不能復王業者，以此是武侯之不幸，而無濟於魏延異道。

之謀終其身不敢用

魏以夏侯淵都督關中蜀後主建興六年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曰淵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以為此危計不用

然愈慎而

愈無成功若是者皆天而非人也世乃謂武侯不從魏延之謀以

為失計是徒見韓信之行險獲濟而不知李左車者之世不乏人

也嗚呼世以成敗論英雄固已久矣

漢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不識正部曲行伍營擊刁

斗士卒以是樂李廣而苦不識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唐肅宗時李光弼郭子儀亦同為名將九節度之兵

潰於相州也惟先弼能整軍而歸朝廷即命先弼統子儀軍先弼

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新士卒壁壘旌旗變色將士咸

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二事可與此論互相發明

管同

天形於上日星繫焉地形於下山澤附焉

以天地陪起人獸與分處焉人之異於禽獸也豈不微哉

雖然禽獸不可謂

人猶日星不可謂天山澤不可謂地也是何也曰彼得其偏此得

其全也提出偏全二字天之生物也狐能首邱近乎仁禮記檀弓上狐死

乃狐所窟藏之地及死而猶犬能識主近乎義犬之聽覺嗅覺視

正其首以向邱不忘其本也犬名則鳴號其所能者一德而已承偏

而仁義禮智人生而并具焉其性也不既全乎承全螽蟻但知有

君臣蜂飛蟲之營巢而羣棲者每巢有雌蜂一俗謂之蜂王其大多

中或巧木上羣棲成一社會有蟻王其豺獾但知有父子豺狼屬

下有職蟻主營巢取食服從王之命令豺獾但知有父子

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獾祭如小狗穴居河岸食魚

每正月十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獾祭是豺獾亦知報本反

道始之其所知者一倫而已承偏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生而并

具焉其道也不又全乎承全惟性之全與道之全故人之微屹然

立乎三才之位三才天地人謂之古之人有言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

董仲舒語。

君子以為豈徒異哉。夫人之尊蓋直與天地埒矣。

應並立。

鳥之有鳳獸之有麟也。譬諸天之景星。

史記天官書天精而景星見注景星狀如

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

地之醴泉也。

禮記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

謂之醴泉泉甘如醴酒故曰醴泉二者皆天地之間所不常見之物。

貴誠貴矣。然其歸終不可以

當天地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體其身雖域乎天地之中而

其德足樹乎天地之表天地不能統而人甘自棄焉以自儕於禽

獸豈不哀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而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

人之身皆可以參天地參天地斯為人

是聖賢

無已則勉為景星醴

泉焉。

是豪傑

猶不失為麟鳳也。下此則羣凡禽獸而已。夫人也奈何

以參天地之身而甘為禽獸也哉。

警而醒讀此可以知人格之當尊而發人自立之志

除姦說

管同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不及小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不及小

二、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財賂要人而求輔助。不及小直於言而剛

於色，不能詭偽欺詐，究轉以求必勝。不及小是數者皆不及小人

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未曾知彼知己，安能百戰百勝。而吾以

為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

機也，無以濟事之成。道者正義之謂，機者權變之謂。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

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小人得以一一旦欲攻擊，則謀